



# 宋代经筵制度探析

龚延明

**摘要:**宋代自太宗后,无一朝不开经筵。经筵制度,在宋代被定为“皇朝家法”,其可视为特殊的对皇帝的再教育制度。经筵制度源于西汉,经筵官侍读则始置于唐,唐末五代废弛,宋复经筵制度,较为健全。宋代经筵官设,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元丰改制”后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多为兼职。之所以出现经筵官以兼官为主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经筵官身为“帝师”,必须由学问好、有声望、有地位的名儒硕士(多为进士出身)担任;二是皇帝将经筵授课视为一条了解外部和咨询时政的渠道,因此相对独立于相权的台谏官,就常成为经筵兼官;三是经筵官又是权相暗箱操控、打探皇帝信息动态的难得孔道,如秦桧就通过除授言路官必兼筵官的权术,使其亲信成为经筵官。因此,宋代台谏官多兼经筵官,这也反映出经筵官之除授,成为了宋代皇权与相权明争暗斗之地。结合宋代经筵讲读的时间、内容、场所和方式,纵向考察两宋经筵制度,亦可看出其为宋代文治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宋代;宋朝家法;经筵制度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2-0048-10

宋代皇室在藩邸置讲读官,让皇子从小接受教育。如某位皇子立为皇太子之后,即配置东宫官,其中有太子侍读官、侍讲官;在资善堂,由太子讲读官讲学。一旦皇太子继位,当了皇帝,需依“皇朝家法”<sup>[1]</sup>《崇儒》七之二五、二六,2898;[2]300,开经筵,接受经筵官的再教育。即按规定时间,听经筵官讲读,这就是宋代的经筵制度<sup>①</sup>。经筵制度是皇帝接受经、史和宝训(先帝谟训)教育,提高自身治理国家能力和个人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

## 一、经筵制度之创设

皇帝召儒士至宫中讲学,通称为经筵,源于西汉。《古今源流至论》载:“自宣帝甘露中,始诏诸儒讲‘五经’于石渠,经筵之所始乎此。”<sup>[3]490</sup>《汉书·宣帝本纪》:“(甘露三年春正月)诏诸儒

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sup>[4]272</sup>

经筵官侍读,则始置于唐,称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开元三年(715年),玄宗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使人内侍读。”乃以马怀素与褚无量更日侍读《通鉴》。至开元十三年(725年),置集贤院,有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于是有常职矣<sup>[3]491</sup>。是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选耆儒,日一人,以质史籍疑义,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sup>②</sup>。唐代侍读官,为帝王“师臣”,待遇崇高。玄宗时,马怀素与褚无量同为侍读,轮日值班禁林集贤殿书院,“肩輿以进”;或行在远(皇帝在离宫别馆),听乘马直达宫中,宫中每有宴见,宴罢,皇帝目送,以“师臣之礼”<sup>[5]102</sup>。

收稿日期:2020-02-06

作者简介:龚延明,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暨宋学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 310028),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官制史、宋史等研究。

然唐末五代,天下大乱,经筵制度废弛。至赵宋王朝建立,重文轻武,复经筵制度。宋初,并未专设给皇帝讲经史的经筵官,但太祖、太宗朝开始请儒士讲经。宋太祖始置讲席,先后召宗正丞赵孚、处士王昭素至便殿讲《周易》<sup>[6]454</sup>。据王明清《挥麈录·前录》载,开宝八年(975年),太祖所召处士王昭素,为王明清五世祖,在崇政殿说《易》,然后命官,至右拾遗,“崇政殿说书之名,肇建于此”<sup>[7]6</sup>。但未成为常制,继而“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以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求人以备顾问。始用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每出经史,即召文仲读之”<sup>[6]454; [8]卷二四,太宗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559-560</sup>。

由上可见,太祖朝有崇政殿说书之名,太宗朝有侍读之称。但此两者,皆临时之称,属偶尔为之,非属正式经筵官。真宗朝,始建立经筵制度,设置经筵官。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宋代经筵官中有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但都不属于学士院的翰林学士之职,要注意区别。《宋史·职官志》所列学士院官有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知制诰、直学士院、翰林权直、学士院权直。并不包括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崇政殿说书等。但由于《宋史》纂修者将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直接置于学士院之后,又漏掉标示“经筵官”小目,易致读者误为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崇政殿说书等为学士院官<sup>[9]卷一六二《职官志》,3813; [10]109</sup>。

但在北宋真宗朝与南宋孝宗朝,经筵官与翰林学士同在学士院轮宿值:“隆兴初,上用真宗故事,轮讲筵、学士院官直宿禁林,每夕两员,以备宣引咨访,往往赐酒留款。其后,以两人难独召,若同召则议论难尽,止命一员递宿。自后,益遴其选。或国忌妨行香,若有故员少,及大暑,皆权免。间遇除授宣锁,讲筵官已入直,率闻命,苍皇而出,至有不及伺候,从吏借马于内诸司者。或偶值本院官直宿,就留锁院。若大除拜,当有锡赐,则不系当日与否,往往特宣云(每直两日,谓之头直、末直)。”<sup>[11]302</sup>可见,虽经筵官轮宿学士院,但备咨访而已。荐夜有除拜草制,经筵官“苍皇而出”,仍须轮时召翰林学士入院。院吏得临时借马驰往学士家宣召锁院草制。这说明,经筵官非属学士院官。

## 二、宋代经筵职官

宋代复经筵制度,较为健全。其经筵官之设,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 (一)北宋前期经筵官

#### 1. 翰林侍读

太祖朝,有崇政殿说书。太宗朝,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用著作郎吕文仲为侍读,后迁为翰林侍读,“寓直御书院”<sup>[12]82; [1]《职官》五七,3190</sup>。这是除授经筵官之始,然未有常制,讲官随意命名,待遇不高。

#### 2. 翰林侍读学士

咸平二年(999年)七月丙午,始置,三员。以兵部侍郎兼秘书监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并为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读、兵部员外郎中吕文仲为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读学士<sup>[1]《职官》六之五七,3190</sup>。择耆儒旧学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与翰林学士同。

#### 3. 翰林侍讲学士

咸平二年七月丙午,始置,一员。以国子祭酒邢昺守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择耆儒旧学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与翰林学士同<sup>[10]109</sup>。

故事,自两省、台端以上兼侍讲。元祐中,司马康以著作佐郎兼侍讲,时朝议以文正公之贤,故特有是命。……台谏兼侍讲:庆历二年,召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途英阁。故事,台丞无在经筵者,仁宗以昌朝长于讲说,特召之。神宗用吕正献,亦止命时赴讲筵,去学士职。<sup>[9]卷一六二《职官志》,3813</sup>

先是,侍读名秩未崇,真宗首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位遇大大提高,“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日给尚食珍膳,夜则迭宿,令监馆阁书籍中使刘崇超日具当直官名,于内东门进入。自是多召对访问,或至中夕”<sup>[1]《职官》六之五七,3190; [8]卷四五,真宗咸平二年七月丙午,957</sup>。“宣坐赐汤,其礼数甚优渥,虽执政大臣莫得与也”<sup>[13]10</sup>。

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设直庐于秘阁,即值班办公室设于秘阁内。故程俱《麟台故事》,就将经筵讲读官归属三馆秘阁中。但真宗朝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虽为专职经筵

官,也有可以充外任带职者。如景德四年(1007年)八月,翰林侍讲学士、刑部侍郎兼国子祭酒邢昺为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知曹州<sup>[8]卷六六,真宗景德四年八月庚戌,1483</sup>。天禧二年(1018年)十二月,参知政事张知白罢为刑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sup>[8]卷九二,真宗天禧二年十二月辛丑,2131</sup>。

#### 4. 崇政殿说书

景祐元年(1034年)正月丁亥创置崇政殿说书,四员,掌进读者书史,讲笃经义,备顾问应对,以资稍浅之庶官充。命都官员外郎贾昌朝,屯田员外郎赵希言,太常博士、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国子监博士杨安国并充崇政殿说书。每日以两人入侍讲说<sup>[8]卷一一四,仁宗景祐元年正月丁亥,2662;[9]卷一六二《职官志》,3815</sup>。

仁宗朝后又增讲筵官至十四员。景祐四年(1037年)又设天章阁侍讲四员,其中贾昌朝经以崇政殿说书兼天章阁侍讲,品位比直龙图阁<sup>[8]卷一二〇,仁宗景祐四年三月甲午朔,2822</sup>。如王洙为天章阁侍讲,专读宝训要言于迺英阁<sup>[9]卷二百九十四《王洙传》,9814</sup>。嘉祐三年(1058年),侍读官有十人,多为翰林学士相兼者;加上天章阁侍讲、崇政殿说书,共十四人。欧阳修说:“侍读之职,最为清近,自祖宗以来,尤所慎选,居其职者,常不过一两人。今经筵之臣一十四人,而侍读十人,可谓多矣。……盖以近年学士相承,多兼此职,朝廷以为成例,不惜推恩。比来外人议者,皆云讲筵侍从人多,无坐处矣!每见有除此职者,则云学士俸薄,朝廷与添请俸。”<sup>[14]1335</sup>至此,曾以经筵讲官名官者,有翰林侍读、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可由侍从官以上,从四品以上文臣充),及天章阁侍讲、崇政殿说书(可由资浅者,即庶官正五品以下充)。

#### (二)元丰改制后的经筵官

宋神宗元丰改制,定经筵官编制。此后,除哲宗元祐间曾增“学士”之号外,至南宋皆遵依元丰改制不变。

##### 1. 侍读

正七品,掌讲读经、史。以学士或侍从官(从四品以上职事官或寄禄官)以上有学术者充。

##### 2. 侍讲

正七品,掌讲读经、史。以学士或侍从官以上(从四品以上职事官或寄禄官)有学术者充。元丰

五年(1082年)五月癸未,通直郎、中书舍人(从四品职事官)陆佃兼侍讲<sup>[8]卷三二六,神宗元丰五年五月癸未,7839</sup>。陆游《家世旧闻》亦载:“元丰中,侍经筵(按:指陆游祖父楚公陆佃)。”<sup>[15]231</sup>

#### 3. 崇政殿说书

正七品,掌讲读经、史。以秩卑资浅(庶官,则正五品以下寄禄官)有学术者充。徽宗朝,在末年一度改崇政殿说书为迺英殿说书。宣和六年(1124年)九月,以校书郎杨时为迺英殿说书,徽宗说:“卿所陈皆尧舜之道,宜在经筵,朝夕辅朕。”<sup>[16]卷十四,徽宗宣和六年九月丙戌,977</sup>南宋复称崇政殿说书。据《神宗正史·职官志》载:“崇政殿说书,从七品,掌讲读经、史。……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只日(按:为“单日”,下同)入侍迺英阁,轮官讲读。”<sup>[1]《职官志》六之五八,3192</sup>元丰改制后首位除授的崇政殿说书为蔡卞:“元丰五年五月癸未,起居舍人(从六品)蔡卞兼崇正殿说书。”<sup>[8]卷三二六,神宗元丰五年五月癸未,7839</sup>

总体来说,元丰改制对经筵官进行的改革,有两个特点,一是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皆省去“翰林”“学士”之号,但称侍读、侍讲;二是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多为兼职。

如《宋史·职官志》载:“元丰八年五月,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兼侍读、提举中太乙宫兼集禧观公事;七月,韩维兼侍读、提举中太乙宫;元祐六年,冯京兼侍读充太乙宫使。”<sup>[9]卷一六二《职官志》,3813</sup>崇政殿说书或有专职,如布衣程颐以荐而为崇政殿说书:“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宣德郎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既上殿,以经筵命之。……御史中丞刘摯言:‘臣伏睹制命,以布衣程颐为通直郎(朝官寄禄官阶,正八品)、崇政殿说书者,恭以尊儒重道,振举遗逸,使天下归心,固圣朝之所宜为也!’”<sup>[8]卷三七三,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9029-9031</sup>

崇宁中,初除说书两人,皆以隐逸起,蔡密、吕瓘,仍遂其性,诏以方士服随班入朝<sup>[9]卷一六二《职官志》,3815</sup>。《铁围山丛谈》载:“崇政殿说书,祖宗时有之。崇宁中,初除二人,皆以隐逸起。蔡宝(按:作密)者,以嫡子能让其官与庶兄、而不出用,其学行修飭召。吕瓘者,亦以高节文学有盛名,居弗仕,数召不起。始起,仍遂其性。乃诏:‘以方士服随班朝谒,入侍经筵焉。亦熙朝之盛举也。’”<sup>[17]27</sup>

元祐七年(1002年)“复增学士之号”,元符元年(1098年)又省去。哲宗即位初,定“讲读官职钱为三万(三十贯)”。《宋会要辑稿》载:“元符元年二月十三日,三省言:‘裁定六曹寺监文字所状,乞降指挥: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向去置与不置。’”诏:“元祐复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指挥更不施行。”<sup>[1]</sup>《职官》六之五八,3192即经筵官仍依元丰之制,统称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南宋经筵官依制,建炎元年(1127年)诏:“可特差侍从官四员充讲读官,遇万机之暇令三省取旨,就内殿讲读,充宫观兼侍读。”<sup>[9]</sup>卷一六二《职官志》,3813

### 三、宋代经筵兼官

宋代经筵官,仁宗朝以后多以他官兼。这是由于经筵官是接近皇帝,给皇帝讲课之人,要求严格,必须是学问好、有声望、有地位的官员。同时,皇帝利用经筵讲课,将其作为一条了解和咨询的渠道,相对独立于相权的台谏官,就常成为经筵兼官。此外,经筵官又是权相暗箱操控、打探皇帝信息动态的难得孔道,因此专权的宰相,如秦桧就常通过除授言路官必兼经筵官的权术,使其亲信成为经筵官。宋代台谏官多兼经筵官,也反映出经筵官之除授,成为宋代皇权与相权明争暗斗之地。

#### (一)台谏官、两省官兼侍读、侍讲

真宗朝之前,御史台与谏院官例不兼经筵官,“盖以宰执间侍经席同,避嫌也”<sup>[20]</sup>716。这是说,台谏官身为皇帝监察百官的工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台谏官充经筵官,若宰执侍讲,经筵官其解经、史,联系时政,或有所顾忌。此外,皇帝或欲咨询政事、世事,经筵官当着宰执面,也未敢直言。

台谏官兼经筵官,仁宗朝偶或有之。其盛行于南宋高宗朝,特别是秦桧专权时期。自庆历以来,御史中丞多兼侍读。左、右谏议大夫未有兼者,绍兴十二年(1142)春,秦桧亲信万俟卨以御史中丞罗汝楫以谏议大夫始兼侍读。自后每除言路必兼经筵官<sup>[9]</sup>卷一六二《职官志》,3813。

台谏官兼侍讲。庆历二年(1042年),召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迓英阁。故事,台丞无任经筵者,仁宗以昌朝长于讲说特召之,神宗用吕正

献,亦止命时赴讲筵,去学士职<sup>[9]</sup>卷一六二《职官志》,3814。

元祐中,司马康以著作佐郎兼侍讲,时朝议以文正公司马光之贤,故特有是命。绍兴五年(1135年),范冲以宗正卿、朱震以秘书少监并兼,盖殊命也。乾道六年(1170年),张栻始以吏部员外郎兼。南宋后,庶官兼侍讲者唯此三人。若绍兴二十五(1155年)张扶以国子祭酒,隆兴二年(1164年)王佐(状元)以检正,乾道七年(1171年)林机以宗正卿入经筵,亦兼侍讲者。张扶本以言路谏官兼说书,就升其秩,王佐时摄户部;林机尝为右史,且有旧例,故稍优之。

中兴后,王宾为御史中丞,见请复开经筵,遂命兼侍讲。自后十五年间继之者,惟王唐、徐俯二人,皆出上意。绍兴十二年,则万俟卨、罗汝楫。绍兴二十五年,则正言王珣、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并兼侍讲。非台丞(御史中丞)、谏长(左、右谏议大夫)而以侍讲为称,又自此始。<sup>[9]</sup>卷一六二《职官志》,3814

#### (二)宫观使兼侍读、侍讲

元丰八年(1085年)五月,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七月,韩维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元祐元年(1086年),端明殿学士范镇致仕、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兼侍读,不赴。元祐六年(1091年),冯京兼侍读充太一宫使,未几,乞致仕,不允,仍免经筵进读。中兴以来,如朱胜非、张浚、谢克家、赵鼎、万俟卨并以万寿观使兼侍读。隆兴元年(1163年),张焘以万寿观、汤思退以醴泉观并侍读。乾道五年(1169年),刘章(状元)以佑神观兼焉。

南宋高宗朝后,多以提举宫观官、醴泉观使兼侍读,处罢相之旧大臣(个别例外),理宗朝,更出现醴泉观使兼侍读、奉朝请,经筵官侍读虽存,但出现边缘化趋势,多用为加官,并不赴经筵。故《宋史·职官志·官品》与《庆元条法事类·官品杂压》皆无“侍读”,但有“侍讲”“崇政殿说书”。如左相汤思退于绍兴三十年(1160年)十二月罢相后,次年十月“汤思退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兼侍读”<sup>[9]</sup>卷三二《高宗纪九》,604,实际上是赴闲而已。到理宗淳祐间,侍读带“醴泉观使、奉朝请”,作为体貌大臣的加官而已,如:

(淳祐四年十二月)乙亥,郑清之授少

保,依旧观文殿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仍奉朝请,进封卫国公。<sup>[9]卷四三《理宗纪三》,831……</sup>  
(淳祐十年)三月癸未,赵葵辞相,以为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奉朝请。<sup>[9]卷四三《理宗纪三》,842</sup>

(绍定六年)十月丁亥,宁宗、理宗权相史弥远病重,致仕保宁、昭信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进封会稽郡王,仍奉朝请。乙未薨(按:乙未是农历十月二十四日,即授史弥远“侍读”后八天即死,此亦可见权相史弥远权力欲至死不衰,与秦桧如出一辙)。但这并非意味着南宋后期没有赴经筵的侍读官。如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三月乙巳,守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侍读陈卓<sup>[16]2697</sup>。

宫观兼侍讲。国初、自元丰以来,多以宫观兼侍读。乾道七年,宝文待制胡铨除提举佑神观兼侍讲,是日,以宰执进呈,虞允文奏曰:“胡铨早岁士节甚高,不宜令其遽去朝廷。”帝曰:“铨固非他人比,且除在京宫观,留侍经筵。”故有是命。<sup>[9]卷一六二《职官志》,3815</sup>

### (三)台谏官兼崇政殿说书

崇政殿说书,原无台谏官兼任者。至秦桧独相擅权时,绍兴十七年(1157年)四月,监察御史余尧弼进殿中侍御史,右正言巫伋兼崇政殿说书。自秦熈兼侍读,每除言路必与经筵,掌握朝廷动息。台谏常与之相表里。对此,南宋吕中《皇朝中兴大事记》评论道:

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曰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执政、侍从、台谏皆用私人,则有以弥缝于外朝矣;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闾微旨于内朝矣。独经筵之地,乃人主亲近儒生之时。桧虑其有所浸润,于是以(秦)熈兼侍读,又以巫伋为说书,除言路者,必预经筵以察人主之动息。讲官之进说,而臣无复天子之臣矣。<sup>[18]卷一百五十六,绍兴十七年四月辛丑,2958</sup>

南宋奸相秦桧擅权,除授台谏官必为亲信,如勾龙如渊、万俟卨、罗汝楫等,以钳制舆论,同时台谏官必兼经筵官,以此侦伺高宗动息。吕中对秦桧以亲信为台谏官与经筵官,其用心则作为自身固位、钳制抗金舆论及驾驭高宗的工

具,有过深刻的分析:“和议未成之前,以中丞如渊而击异议之臣。又以右正言巫伋而使之入经筵,以伺上之支,欲窜诸贤,则使之露草而论其罪犯,欲斥去执政,则使之弹击而补其处。而台谏皆桧之私人。上亲政之初(按: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宰相秦桧死,高宗始得亲政),首重言官,增置言官,而陈俊卿、杜莘老之徒弟出,凛然有庆历元祐之风,则台谏之纪纲正矣!”<sup>[19]646</sup>

秦桧死后,台谏官“遂罢兼(经筵官)”,因此孝宗朝经筵官,台谏官兼者甚少,例如:

隆兴元年四月,起居郎胡铨兼侍讲,讲《礼记》,右谏议大夫丁王大宝兼侍讲,讲《易》。……是月,司封郎中兼崇政殿说书王十朋(状元),除起居舍人、升侍读。五月,权工部侍郎兼侍读张闳除工部尚书兼侍读。……六月,观文殿大学士、左金紫光禄大夫、醴泉观使汤思退兼侍读。……二年六月,起居郎胡铨兼侍讲除兵部侍郎升侍读。……八月,检正诸房公事王佐(状元)、殿中侍御史晁公武并兼侍讲。<sup>[1]《职官》六之六一,3196</sup>

但宁宗庆元后,因皇帝皆由权相操控,秦桧的“套路”又复活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称:“庆元后,台丞(御史中丞)、谏长(左、右谏议大夫)、洎副端(侍御史)、正言、司谏,无不预经筵者。未及兼者,惟张伯子、李景和二人云。”<sup>[20]716</sup>但这不是绝对的,亦有非台谏官兼任经筵官,如宁宗朝朱熹,以焕章阁待制兼侍讲<sup>[9]卷三七《宁宗本纪》一,716</sup>。

各朝经筵官或多或少,未有定员编制。宋宁宗即位之初,经筵讲读官增至十员。比高宗朝多出一倍多:“(绍熙)五年,宁宗欲增讲读官至十员,各专讲两日。”<sup>[21]卷二六《帝学·绍熙晚讲》,517-518</sup>朱瑞熙《宋朝经筵制度》概括道:“总的来说,宋代讲读官‘自来’‘并不限员’,即没有十分固定的编制。”<sup>[22]5</sup>

可见两宋专职经筵官甚少,多是进士出身的有学问文官兼职。侍读、侍讲以两省、侍从官兼,崇政殿说书以庶官兼,如:“李大同字从仲,婺州东阳人。嘉定十六年进士,历官为秘书丞(从七品,庶官)兼崇政殿说书,拜右正言(按:两省侍从官)兼侍讲。”<sup>[9]卷四百二十三《李大同传》,12643</sup>

## 四、宋代经筵的讲读时间与进读内容

宋朝,自太宗朝以下,都有开经筵之制。即使皇帝幼冲,太后垂帘听政,或在用兵之世,也不曾中断。哲宗朝,英宗高皇后垂帘听政,亦“至帘下观讲官进说”,说明经筵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也依然坚持。宋室南渡,在宋金战争中,高宗亦未中止经筵讲读。建炎元年十二月诏曰:“虽羽檄交驰,巡幸未定,(讲学)亦不可废。其以侍从四员充讲读官,万几之暇,就内殿讲读。”<sup>[18]</sup>卷十一,建炎元年十月二月丙辰朔,283

### (一) 经筵讲读时间

宋代讲筵开讲与停讲时间,据《神宗正史·职官志》:“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只日入侍迓英阁,轮官讲读。”<sup>[1]</sup>《职官》六之五八,3192;[9]卷一六二《职官志》,3813 长至,即冬至。在每年上半年春二月至五月端午节,下半年八月至十一月冬至日,在此期间,多或以逢单日开讲筵。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吏部尚书兼侍读郑侨言:“二月开讲,止于重午;八月复开,止于冬至。”<sup>[1]</sup>《崇儒》七之一九,2895 通常,两日一开经筵,北宋时单日、双日讲读,并未统一:“恭惟皇朝家法,以亲近儒臣、讲论经义、商较古今为求治之本。列圣相承,所守一道,典学之勤,盖汉唐贤群君所能及。然考之故实,皆二日一开经筵,率用双日一读一讲。惟仁宗皇帝自干兴后,只日亦或讲说,而亦未以为常也。”上引《神宗正史·职官志》,定于单日讲读。所以未能说北宋“率用双日一读一讲”<sup>[1]</sup>《崇儒》七之二六,2898。南宋则多以逢单日举行。如宋光宗即位之初,即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御迓英阁开讲:“自是只日,率以为常。间遇休假,也特命讲。”<sup>[1]</sup>《崇儒》七之一八,2894 宋宁宗十分重视经筵讲读经史,单日早一讲、晚两讲一读,双日晚两讲两读。也就是说,在开经筵期间,不分单、双日,“咸御经筵,两读两讲,《宝训》《通鉴》《诗》《书》《礼记》《春秋》《语》《孟》,分日更进,率以为常”<sup>[1]</sup>《崇儒》七之二六,2898。

### (二) 经筵讲读内容

经筵讲读内容,讲解经、史、诗、宝训、时政记等,亦讲当代人所著的通史《资治通鉴》。经书包括《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

秋》《论语》《孟子》《中庸》《孝经》《道德经》,史书如《左传》《史记》《汉书》《旧唐书》《新唐书》《贞观政要》《稽古录》《资治通鉴》《唐鉴》《三朝宝训》《两朝圣政》(即《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等,此外《文选》和古贤诗也都曾作为经筵讲读内容<sup>③</sup>。如庆历四年(1044年)九月,仁宗“命天章阁侍讲曾公亮讲《毛诗》,王洙读《祖宗圣政录》,侍读学士丁度读《前汉书》”<sup>[1]</sup>《职官》六之五七,2525。又如宋孝宗即位开经筵,点读的经史为《尚书》《周礼》《三朝宝训》<sup>[1]</sup>《崇儒》七之九,2295。宋宁宗则除《祖宗圣政录》《三朝宝训》之外,点读了《两朝圣政》<sup>[23]</sup>44。宋神宗刚即位,以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在讲筵席上,神宗让司马光进读他正在撰写的中国政治通史《资治通鉴》,并亲为《资治通鉴》作序<sup>[6]</sup>458。南宋政权初建,宋高宗于建炎二年(1128年)开经筵,依例请皇上定点讲授课程,高宗“诏讲《论语》,读《资治通鉴》”。

皇帝开讲筵,听讲读官讲经史,目的是从中汲取治乱之经验教训,要求讲读官尊重史实,不必有所忌讳。“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讲读于迓英阁。贾侍中(昌朝)时为侍讲,讲《春秋左氏传》,每至诸侯淫乱事,则略而不说。上问其故,贾以实对。上曰:“六经”载此,所以为后王鉴戒,何必讳?”<sup>[24]</sup>8 仁宗“命侍臣讲读,凡经书有该治乱及教化者,周悉讲论”<sup>[25]</sup>356。

好的经筵官讲读经、史,能古今为用,观照历史、联系现实,以达到资治的目的。兹举经筵官周必大为例。周必大,进士出身,孝宗钦点他为侍讲,官衔为左朝散郎、权尚书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讲。乾道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周必大撰《周礼》讲义:

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之膳禽不会。臣谓“岁终则会”,欲知多寡之数也。王及后尊矣,故不会其数,虽然节以制度,固自有要,特有司不以常法会之耳。

恭闻真宗皇帝西幸巩洛,得生鲤不忍食,而纵之;悯羔羊叫号,即诏尚食自今勿杀。当是时,民安其业,家给人足,固已追三代之盛,乃犹因庖厨而寓好生之德,所谓本末并举,诚可为万世法。

彼梁武帝者,岂足以知此哉!不法先

王之仁政，而区区于释氏之教，宗庙之祭不用血食。太官之膳下同僧道。及信侯景之奸，则视生灵肝脑涂地而弗恤，倒置如此，盖周官之罪人也！<sup>④</sup>

上引讲义，引《周礼》经典语录，在阐释本义的同时，将宋仁宗之仁慈、重民生，与梁武帝佞佛、信奸臣而酿成侯景之乱作了对比，从而揭示学习经书是为施行仁政之旨。这样给皇帝讲经，效果很好，就讲活了，而不是停留在枯燥的文义考证上。

开经筵讲读，宋朝皇帝不是为了装饰儒雅门面，实有提高治理国家能力的用心。因此十分重视从先帝谟训中汲取政治经验。在听读经筵官讲读经、史之外，也要求讲读官讲读先帝《正说》《三朝宝训》《两朝圣政》等，从中得到启迪，应用于决策之中。

如宝元二年(1039年)三月壬寅，编修院与三司上《历代天下户数》，十分详细，列出了自汉、晋、南北朝、隋唐至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户口数。这个统计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出于仁宗在经筵听讲解真宗《正说·养民篇》时，受到启发，深感国家户口数的增减事关重大，遂命编修院与三司做历代户口统计的：

先是，上御迺英阁，读真宗皇帝所撰《正说·养民篇》，见历代户口登耗之数。顾谓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几何？”翰林侍读学士梅询对曰：“先帝所作，盖述前代帝王恭俭有节，则户口充羨；赋敛无艺，则版图衰减。炳然在目，作监后王。自五代之季，生齿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继圣承祧，休养百姓，今天下户口之数，盖倍于前矣！”因诏三司及编修院检阅以闻，至是上之。<sup>〔8〕</sup>

卷一三，仁宗宝元二年三月壬寅，2897-2898

此外《宝训》与《圣政》，也是仁宗之后历朝皇帝经筵必读之谟训。邓小南《祖宗之法》中说：

经筵讲读，在宋代，某种植意义上是教育天子的平台。从目前资料来看，经筵进读的“祖宗圣谕，是以《宝训》为主。亦有进读《圣政》者，例如宁宗朝，曾读《高宗圣政》《孝宗圣政》。《宝训》所记录的，虽然是往事言谈，但皆出自本朝祖宗，又被评为后嗣帝王奉为治国章法，比照处理时下事务，因而被评为赋予至上的权威。”<sup>〔2〕</sup><sup>300</sup>

## 五、宋代经筵的讲读场所与讲读方式

### (一) 经筵讲读场所

经筵讲读无固定殿阁，不同时期有相对稳定的场所。内殿、秘阁、资善堂、迺英阁、说书所、讲筵所、延羲阁等，皆曾为讲筵之所，其中以讲筵所为常设之讲读场所。《玉海》载：“天禧四年，宣祐门内东廊以北，讲筵所亦在焉。”<sup>〔21〕</sup>卷一三九《祥符资善堂》，2387 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正月癸丑建迺英阁、延羲阁，写《尚书·无逸篇》于屏。迺英阁在迎阳门之北，东向延羲阁在崇政殿之西，北向。当日，开延羲阁讲读。召辅臣观翰林学士盛度进读《唐书》，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讲《春秋》，讲罢，曲宴崇政殿<sup>⑤</sup>。英宗即位不久，即“初御迺英阁，召侍臣讲读者经、史”<sup>〔9〕</sup>卷十三《英宗纪》，255。南宋亦置讲筵所，《乾道临安志》记载：“经筵：讲筵所，资善堂，讲筵阁。以上并在禁中。”<sup>⑥</sup>

讲筵的开设，则由专门管理讲筵事务的机构负责。北宋称管勾经筵所，南宋困避高宗赵构讳，改称主管经筵所。如元丰八年七月庚申(哲宗已继位)，中书省言：“管勾经筵所言：‘准《令》，讲筵春起二月，止五月三日，秋起八月上旬，止冬前十日。今来本所未敢依令施行。’”此记载说明，在北宋神宗、哲宗朝，管勾讲筵所机构是常设机构。尽管神宗病逝，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但管勾讲筵所未罢废。因此在皇位交接之后，新的幼冲皇帝在守制中，如何开经筵？管勾讲筵所上奏中书省请旨。答复是：“候祔庙毕，取旨。”<sup>〔8〕</sup>卷二五八，元丰八年七月庚申，8574-8575 担当管勾或主管官是内侍。“说书所或讲筵所的长官称管勾说书所或知管勾经筵所，由内侍充任”<sup>〔26〕</sup><sup>271</sup>。担当主管讲筵所的内侍，地位很高，有的为内侍省的长贰官担任者。如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诏杭州大涤洞铸铜钟，其监铸人则为入内内侍省副都知、主管经筵所、提点资善堂刘世亨<sup>〔27〕</sup><sup>457</sup>。主管讲筵所下有祇应御书、手分、投送、看管士兵和洒扫庭除之士兵等<sup>〔1〕</sup>《崇儒》七之五，2887。

### (二) 经筵讲读方式

经筵的讲读方式，在宋仁宗乾兴之前，讲读官皆坐讲，赐茶。坐前设案，讲义本子摆放在案

上,皇帝别坐而听;乾兴后,说书日,讲读官先赐坐、赐茶;临开讲,则侍立,体现所谓君臣之义;讲毕,复赐坐、赐茶,以示皇帝尊师之礼<sup>[1]</sup>《职官》六之五七,3191。

(哲宗元祐二年三月)程颐又上疏曰:“臣近言迹英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sup>[16]</sup>卷十三,宋哲宗元祐二年

春三月甲寅,822

讲读中,经筵讲官主讲,宋代皇帝在经筵中听经筵官讲读,多能专心听讲,有所收获。宋宁宗好学不倦,即位后一改隔日讲读为每日讲读:“每当讲读,凝神审读,诸儒之说间有理到词达,足以发明微旨,默契圣心者,必首肯意受,喜见天颜。或诵说之多,至漏移十数刻,亦未曾有倦色。盖自昔帝王之好学诚笃不厌,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sup>[1]</sup>《崇儒》七之二六,2898

在听讲过程中,皇帝随时提出疑问,讲官解答,帝听之,宰辅也可解答。如景祐四年(1037年)十月丙戌,侍读丁度读《正说·养民篇》。仁宗问:“尸子言:‘君如杆,民如水。’何也?丁度对曰:‘水随器之方圆,若民从君之好恶。是以人君谨所好焉。’”<sup>[28]</sup>696册,卷四《仁宗皇帝》上,750 熙宁三年(1070年)十一月,神宗在听侍读司马光讲《资治通鉴·汉纪》,至“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一遵何故规”时,提问:“使汉武帝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司马光回答:“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祖宗旧法何可变也?汉武帝用张汤之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神宗驳之:“人与法亦相表里。”<sup>[28]</sup>696册,卷八《神宗皇帝》下,773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奋发有为的君主,使汉代文明达到高峰,如守祖宗成法无为而治,能达到如此辉煌境界吗?神宗显然以此说明因应时代演进、变法之重要。司马光则坚持守旧立场,以“萧规曹随”之例来反对变法。神宗并没有认同,提出法与人是“表里”关系,法是人的需求的

外化,如果人的需求有变化,法必须跟着变化。在西汉初,久经战争丧乱,社会需要安宁。到了汉武帝时,情况已变,人们有强国富民之需要,君主就要对祖宗之法有所变更。这反映了宋代讲筵席也是君臣结合经史商讨国策的平台。宋代君主博览群书,听经筵官讲读,多能专心听讲,有所收获,并常能在讲读中将所得学问与讲读官切磋。景祐四年,宋绶讲《春秋》。仁宗对讲官说:“《春秋》经旨在于奖王室尊君道。丘明作《传》,文义甚博,然其间录诡异,则不若《公羊》《穀梁》二传之质。”绶等对曰:“三传得失,诚如圣旨。臣等自今凡丘明所记事,稍近诬及陪臣僭乱,无足劝诫者,皆略而不讲。”<sup>[28]</sup>696册,卷四《仁宗皇帝》上,750

此外,开讲或一书讲读终篇时,会特召宰执陪听:“仁宗皇帝新即位,多御延羲(阁)。每初读,宣二府大臣同听,赐飞白书,或遂赐宴。”<sup>[13]</sup>10 中书门下、枢密院二府大臣听讲时,在讲读官前设座位<sup>[1]</sup>《职官》六之五七,3191。“绍兴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易》终篇,特召宰执听讲”<sup>[1]</sup>《职官》六之六一,3195。

经筵讲授时,史官,即起居郎(左史)、起居舍人(右史)等记注官,自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起,许入讲筵所侍立,以记录皇帝与讲读官言论<sup>[8]</sup>卷一七六,仁宗至和元年八月戊午条,4273。记注官陪侍经筵,职在记言动:“初,记注官与讲读诸儒,皆得坐迹英阁。扬休奏:‘史官记言动,当立以侍。’”<sup>[9]</sup>卷二九九《石扬休传》,9930 乾道八年(1172年),吏部尚书兼侍读汪应辰言:“凡经筵官侍讲、侍读皆赐坐,记言动者皆立。今臣兄为起居郎(汪涓),其立固当。臣猥以侍读,反得赐坐。”<sup>[1]</sup>《职官》六,3196 史官入侍经筵,须将其所记言动,退而撰写成记注:“经筵记注官侍立,并以所闻退书其实。”<sup>[16]</sup>卷二十七上,孝宗淳熙八年四月,2265 关于经筵所讲读活动的著述,初非出自史官之手,而是出乎说书官之手,景祐三年(1036年),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凡书筵侍臣出处、升黜,封章、进对,宴会、赐与,皆用存记,列为二卷。”仁宗阅后,将此书命名为《迹英延羲二阁记注》<sup>[8]</sup>卷一一八,仁宗景祐三年正月乙巳条,2774-2775。哲宗朝重申:“讲读、记注官同共编修(《迹英阁记注》)。”<sup>[8]</sup>卷四六四,哲宗元祐六年八月辛亥条,11087-11088 南宋延续此制:“绍兴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守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洪遵言‘臣以记注陪侍经幄,瞻望天威,近在跬步,至于御茗分

珍、华墩赐坐……经筵官讲读毕，许留身奏事。修注官虽与签书，未尝有奏事者。”<sup>[1]</sup>《职官》六，3195起居郎、起居舍人陪侍经筵，职在记注，不能在御前奏事。

## 结 语

宋代皇帝爱读书，同时礼贤下士，重视延请饱学之士至宫中，为皇帝上课，经筵制度得到持续传承，自太宗后无一朝不设。经筵制度，在赵宋王朝，被定为“家法”：“恭惟皇朝家法，以亲近儒臣，讲论经义，商较古今，为求治之本。”<sup>[1]</sup>《崇儒》

七之二五、二六，2898

纵向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史，文治成功，这是宋代对维护华夏文化没有断裂的最大贡献。如若任唐末、五代混战的局继续下去，主张维护大一统的儒学理论——“四书”“五经”，势必被军阀视为弊履而弃之，科举制也不可能振兴。钱穆说：“幸而还是宋代特别重视了读书人，军队虽未整理好，而文治方面仍然能复兴，以此内部也还没有出什大毛病。”<sup>[29]</sup><sup>101</sup>经筵制度，是宋代皇帝主动延请深谙经、史的士大夫为师，深造儒学，从而充实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从中汲取治国经验教训的一种良好的经国制度，成了宋代赵氏王朝的“祖宗家法”，可以视为“中国之治”的一份重要遗产。

### 注释

①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宋代》第二章《皇帝制度》第七节《经筵制度》；参见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7页。②参见《新编翰苑新书·前集》卷十一《经筵·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4册，第102页；《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中书省·集贤殿书院》，第1213页。③参见王应麟《玉海》卷二六《帝学》，第513-530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之五六至六三《侍读侍讲》，第2524-2528页；宋熊克撰，辛更儒校补《皇朝中兴小纪事本末校补》（待出版稿）卷十四，建炎四年七月己巳条，范祖禹在经筵所进《唐鉴》，第83页。④参见周必大《文忠集》卷首《年谱》，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第8页；同前书卷一五四《承明集》二《经筵讲义·周礼》，第1148册，第679页。⑤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仁宗景祐二年正月癸丑，第2720页；汪圣铎点校《全宋文》卷七下

《宋仁宗二》，第351页。按《长编》作“盛度进读《唐诗》”，误；《全宋文》作“盛度进读《唐书》”，是。今据《宋史全文》。⑥参见《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翰林侍读学士》：“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没只日入侍迓英阁，轮官讲读。”第3813页；《乾道临安志》卷一《行在所·经筵》，《宋元方志丛刊》4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16页；《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一《行在所》，第2106页。

### 参考文献

- [1]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2]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3]林珮.古今源流至论续集[M]//四库类书丛刊:94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5]佚名.新编翰苑新书:卷十一[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9.
- [6]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六[M].扬州:江苏广陵刻印社,1990.
- [7]王明清.挥麈录:卷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9]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0]程俱.麟台故事校证:卷三[M].张富祥,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1]周必大.淳熙玉堂杂记:卷下[M].李昌宪,点校.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
- [12]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3]范镇.东斋记事:卷一[M].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4]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一[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5]陆游.家世旧闻[M]//全宋笔记:第5编.李昌宪,整理.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
- [16]佚名.宋史全文[M].汪圣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7]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二[M].冯惠民,沈锡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胡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9]吕中.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卷十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20]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1]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

- 海书店, 1987.
- [22] 朱瑞熙. 宋朝经筵制度 [M] // 中华文史论丛: 第 55 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23] 佚名. 群书会元截江网: 卷四 [M] // 四库类书丛刊: 第 942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24] 欧阳修. 归田录: 卷一 [M]. 李伟国,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25] 孙逢吉. 职官分纪: 卷一五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26] 朱瑞熙. 曝城集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27] 邓牧. 洞霄图志: 卷六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8] 范祖禹. 帝学 [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9]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An Analysis on the JingYan System in Song Dynasty

Gong Yanming

**Abstract:** After Emperor Taizong of Song Dynasty, JingYan system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special re-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emperor was defined as “the imperial family law” in the Song Dynasty. JingYan system which began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long placed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re-established in the Song.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YuanFeng restructuring” after the ShiDu, ShiJiang, ChongZheng Hall Counselors were part-time. The reason for the appearance of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banquet was mainly an official is mainly due to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the banquet officer was an “emperor” with strict requirements, and must be a master of learning, reputation and status (mostly JinShi); Second, the emperor regarded JingYan lectures as a channel to understand the external and consult the current politics. Therefore, independent of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ministers, they often became JingYan officials. Third, JingYan officials is the power of the hidden manipulation, probing into the emperor’s information dynamics of the rare hole, such as Qin Hui on the road in addition to the official must and the banquet art, so that his trusted aides become by the banquet. In the Song Dynasty, most emonstrant officers were also the JingYan officer, which reflected that the appointment and removal of the JingYan officer became the struggle space of imperial power and the minister power.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ime, content, place of JingYan system, we can also find that this syste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uccess of the civil official.

**Key words:** Song Dynasty; the imperial family law; JingYan system

[责任编辑/云 扬]

(上接第 47 页)

## The Main Measures and Historical Reference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lague about Ordinary People in Song Dynasty

Han Yi

**Abstract:** The people in Song Dynasty were the important grass-roots and auxiliary forc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plague, which made up for the weak areas of government treatment. Folk doctors are the backbone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n the one hand, they go to the disaster area to diagnose and treat patients, distribute drugs, publish medical prescriptions, and disseminate official medical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ccumulate experience, write medical books, select famous prescriptions, simplify government medical prescriptions, and apply medical knowledge to clinical treatment. The common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attitude towards the epidemic are very complex, an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adopted are also diverse. With the attention and guidance of the state, the attitude of the people towards the epidemic in Song Dynasty changed to some extent, and they realized that medical knowledge was the fundamental and key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According to prescriptions to use drugs” became the new direction of medical development in Song Dynasty,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production of medical prescrip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rug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plague; ordinary peopl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责任编辑/原 孟]